花地·西湖文学榜优秀作品选登

散文

情系罗浮山

□邱宇林

河流是孕育人类文明的摇篮，而山脉，则是修养人类性灵的神圣殿堂。智者乐水，仁者乐山。或伟岸、或挺秀、或峻峭、或神秘……山，一直是人类最好的导师，在漫长的岁月里陪伴人类走过蒙昧、童年直至青年时代。

罗浮山，就是那样一座山，从秦朝时期的安期生开始，人们就在打量它、追寻它、向往它、参拜它、观照它。晋朝葛洪，伟大的道宗思想家、践行者，岭南医学的开山始祖，他一生前后两次不远万里，移居岭南，栖隐罗浮山，并在罗浮山修道终老。第二次来罗浮山，葛洪得觅终身伴侣，晚年隐居于罗浮山中，既采药、炼丹，救助百姓，又深研、修行，著书立说，直至去世。这段不远万里携子侄徙家于罗浮山的经历，元代画家王蒙的那幅著名的《葛稚川移居图》把它生动地描绘下来了，此画如今仍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
罗浮山之于我，冥冥中似有若隐若无的渊源，让我无意中越来越靠近它。记得公元2000年，刚毕业来到广东深圳，而我的第一个五一长假，便是吵着家人要到罗浮山去看看。彼时，罗浮山只是一个遥远的名字，一个始终萦绕在我心间谜一般的地方。刚入得山来，石涧清泉、藤树密林已让我不由自主地欢呼雀跃着。顺着青石台阶拾级而上，不时掬起一捧水嬉戏、摘起几支野花嗅嗅、捡拾几枚野果尝尝。才一个钟左右，还不到半山腰，天色大变，风云突涌，黑压压的云层像快速奔跑的野马群，离我们越来越近越来越近……爱人当机立断，拖着我的手，一路飞奔下山，然后躲进山脚下的一个农家小店里，望雨兴叹！望着云雾飘渺遥遥不及的飞云顶，第一次到罗浮山就这样与它失之交臂。

多年以后，随公司团队再一次上罗浮山，那时孩子已经两三岁了。一路上顾着孩子，罗浮山突然没了以前对我的那种吸引力！那次是从黄龙观上山，带着孩子没办法登山，我只领着孩子随意逡巡。百无聊赖间，突然耳边传来清越的乐声。我撇进三清宝殿的一间侧厅，见一个道士正在投入地拨弹，手法不甚熟练，但他异乎庄严的表情让我突然一动：当你无比投入的去做某件事时，那时就已然是修行。我也静静的坐下来，不再想走去哪儿。原来飞泉流瀑也好、奇山洞天也罢，他们一直都不是我的目的，我只是找回内心的安宁和澄明，这才是罗浮山之于我的特殊吸引力。拨云见日，明心见性，这种吸引力其实一直都在！黄龙观是罗浮山十八洞天之一，始建于南汉前，为葛洪西庵故址，又是南汉王刘岩所建天华宫所在地。当年刘岩依了“飞龙在天”的梦境寻到此处，不也为找回那份心安理得！

再后来，我与这座山的缘分越来越深。谁曾想，我会到罗浮山所在地工作，并且因为工作的原因，一次次深入罗浮山。每次一踏上罗浮山，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山一石、一亭一阁都似乎在默默地与我交流对话，让我每一次来都有不同的感悟和思考。

罗浮山道、佛、儒相荣相生，除了如今人们经常所提的九观十八寺，自宋明以来，一度成为儒家弟子刻苦攻读之福地，留下了豫章书院、张留书院、甘泉精舍等众多书院，成为海内著名的儒家讲学名山，留下“广东在宋代，学术中心地在罗浮”的美誉。

明朝吏部尚书湛若水也曾于九十高龄在罗浮山讲学，我随谢泽南长者一同探寻过多次，在青霞谷一个遗留下来的石墩上找到了湛若水当年讲学的遗址。伫立青霞谷良久，我徘徊于宋明时空之间，清泉流淌，虫语低鸣，在层层迷雾中，甘泉书院的门似乎向我打开：尚书铿锵有力的语气穿透山林，一直在回荡；一盏青灯伴一夜长读，他在宣纸上奋笔疾书，长袍映在墙上，似乎还在微微皱眉，苦觅济世良方……我恨不能，恨不能留住那一脉书魂，栖身藏书阁中长卷不释。

如今的青霞谷，只剩石墩，不见高台；只余鸟鸣，不闻书声。然气息仍存，呼唤着我，从宋明到今时。“名为‘谷’之所在，必是聚精纳气的洞天。”谢老曾告诉我。我在想，按照现在科学的解释，凹谷这种独特的地形特征，负氧离子更为高度集聚，在当下，就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“天然氧吧”。

青霞谷转过一个山坳，在一壁山崖之下，便是我每次来罗浮山必去的洗药池。洗药池成八角形状，面积约15平方米，相传是葛洪和妻子鲍姑当年洗制中草药的地方。葛洪在罗浮山修道炼丹，采药济世，广集验方，著有《抱朴子》内外篇，《肘后备急方》等。我也珍藏了一本，仿古的线装书，轻轻摩挲着书本，似乎能触摸到药方里每一味草药在跳动……在洗药池旁有爱国诗人丘逢甲的题刻：“仙人洗药池，时闻药香发，洗药仙人去不返，古池冷浸梅花月。”如今，罗浮山管委会还专门修建了“葛洪博物馆”，以纪念、展示葛洪夫妇生平事迹、著作和对中医药的贡献，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。

罗浮山有太多太多的传奇故事：葛洪寻道问药、救治百姓，是为传奇；师雄梦梅，是为传奇；东坡诗百篇，是为传奇；屠呦呦隔着千年的《肘后备急方》点亮了最终获得诺贝尔奖的灵感，是为传奇！谁敢肯定，将来的我们就不能延续传奇？

“携仙侣，洞天山墅，共守秋长处”，情系罗浮山，那发之幽远、纯粹、永恒的罗浮山情结！

『花地·西湖文学榜』优秀作品长篇小说《南风薰》

“花地·西湖文学榜”优秀作品报告文学《触摸一座城市的温度》

报告文学

考洲洋（节选）

□林丽华

考洲洋，又名内洋，在惠东县南部，属溺谷型海湾，是由红海湾向内陆延伸而成的一个内陆海，呈葫芦型。考洲洋被誉为稔平半岛之“心”、惠州“城市之肾”。西面，是属红海湾的吉隆、黄埠、铁涌、盐洲等海域的出口处。港湾东西长8公里，西北宽3公里，面积约29平方公里，水深4—10米。北、南、西三面环山，东部流向盐洲港，经三洲直水道、盐洲直水道流纳入红海湾。港湾水深0.7–3米，西部、北部是较浅滩涂，面积6平方公里，也是当地村民的养蚝场。考洲洋四周为大片泥沙滩涂，海水盐度较高，历来是惠州地区重点产盐区之一，是海水养殖、晒盐的好场地。只要你站在海拔600米高的观音山往下望，铁涌滩涂全景尽收眼底；向远处看，更有稔山、巽寮、平海、港口、吉隆等的海滩涂也竞相飘入眼帘。海岸有9条小河分流入洋，因此水质肥沃。

考洲洋的风光、特产

站在港口大星山往下望，两个美丽的半月形双月湾“镶”在海中央。左湾东岸属大亚湾，右湾西岸属红海湾。东岸的半月湾，风生浪涌，热情奔放；西岸的半月湾，波澜不惊，静谧如湖。两湾相邻的中间是港口镇陆地，呈现“一地分两湾”的壮丽自然景态。红海湾、大亚湾靠的那么近却是各流各的海流，互不干扰。这边红海湾，考洲洋之一铁涌内洋土地平坦、广阔，境内有山有海，物产丰富，是著名的鱼米之乡，还有荞头、萝卜、鸭蛋等特产。

赤岸村除产蚝外，还有美味可口的鱼、对虾、蟹、蚶等海产品。这里盛产金鲳、石斑等鱼，还有尖鱼、鱿鱼及其他杂鱼。海产品除新鲜享用，还把鲜蚝晒成蚝豉，把鲜虾晒成虾干，《铁涌镇志》反映，铁涌镇每年出口蚝豉21吨，虾干18吨。尤其赤岸村，家家户户建楼房，户户成小康。火红的养蚝业激发了村里以蚝为主打菜的农庄发展，目前当地已建有蚝庄不下二十家，大多数蚝庄饭店名都与“蚝”有关。许多村民通过养蚝逐渐过上了好日子，纷纷建起了“豪（蚝）宅”，开上了“豪（蚝）车”。现场，沾满黑黑的海泥的蚝壳堆积如山，养蚝户们在全神贯注地敲着，铁锤敲蚝壳的“当当”声在海滩上回响。我问他们累不累？他们说主要忙在下半年，而上半年他们都去旅游，说着，一脸的豪气。我不禁伸出拇指脱口而出：好幸福！

进入夏季时，海滩风和日丽，考洲洋的风景美丽无比，浅海滩涂，一片红树林在海水中轻轻摇曳。我来到考洲洋采访。

浅海看吊蚝

清早，骄阳似火，考洲洋那海、那洋、那满是贝壳的海滩，炙热烤人。这是惠东海滩七月天，热辣辣的太阳罩着烘着我们。铁涌赤岸村浅海细浪，在太阳底下闪着灸人的光芒。我的采访从考洲洋的特产开始。

为什么叫赤岸村？村民告诉我，赤岸村位于铁涌镇的东面，处在考洲洋的海岸边。村民出海捕鱼取蚝回来，黄昏船只靠岸时，常常会望到海岸呈赤红色，故名赤岸。在赤岸村外浅滩，一片繁忙，农用车的马达声、汽车喇叭声以及岸边捡海的人、装卸工们的讲话声及笑声混成一片，远处几辆面包车也在繁忙地送早餐。在一旁停住的大货车，每辆都装载着黑黝黝的幼蚝。他们正排着接“龙”队伍，把车里的幼蚝种从大货车卸下来后，准备放到浅海去吊养，叫放养吊蚝。

我站在满是蚝壳的沙滩上，望着远处的海，望着附近岸上以蚝命名的饭店，想了很多事。吊蚝，怎么个吊法？我和同伴们决定到浅海蚝的成长艞去看看。

我们上了村长开来的电动小船。小船被海浪拍打的摇摇晃晃，坐在摇晃的小电船上，心里难免有些害怕。接着，电动小船一路荡悠荡悠沿着吊蚝艞慢慢滑游，沿着蚝区转。幼蚝壳被串成一串串，上面用绳子绑着吊在蚝架上，幼蚝完全泡在海水里，幼小的蚝体在蚝壳保护下，安静地“猫”在水里悄悄地生长。我们放眼望去，这里一大片的浅海已经形成了一片又一片的吊养蚝场的宏观场面，看不到蚝艞的最边沿。幼蚝仔们静候在海里等待我们“检阅”。我们坐在船上任船行走，我拍着、照着，威风凛凛似检阅千军万马！这时我才知道，闻名遐迩的铁涌赤岸蚝原来是这样放养的。

赤岸村人养蚝，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村长告诉我，据传说，铁涌养蚝发源于清朝嘉庆年间，海丰人捕捞路过此地，发现这里是养蚝的理想之地，便到这里经营养蚝营生，久而久之，当地人也学到了养蚝的方法，一直流传至今。几百年来，他们在这里讨海、耕种，把一个荒芜的浅海滩变成鱼米之乡。

惠东的浅海面积很大，为什么单单赤岸蚝才好吃？原来，考洲洋岸有吉隆河等九条小河分流入洋，赤岸养蚝的地方地处考洲洋出口处，水中微生物多，水质肥沃，洋面阳光充足，气候温和，区内水质稳定污染小、咸淡混交，是蚝类的“蓝色牧场”和“天然乐园”，是养蚝的极佳场所，所以这里养殖的蚝寿命长，个体肥嫩。

养蚝能手吴炎妹

村长告诉我，现在如果还靠传统养蚝，是不行的，他们村都是靠先进技术养蚝。说到先进技术养蚝我脑子立即浮现一个人，养蚝能手吴炎妹。

我很庆幸我当惠东县政府地方志办主任那段时间编写的《惠东人物》。我曾经三次到吴炎妹家里采访。吴炎妹是稔山人，嫁到赤岸村。

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《惠东人物》这样记载：吴炎妹，女，1955年10月生，稔山镇人，初中文化，中共党员，现任铁涌镇赤岸村妇女主任。1996年–1998年被惠州市委、市政府授予“文明标兵”称号；1999年11月被全国妇联、农业部等14个部委联合授予“双学双比”先进女能手称号；2001年被省委、省政府评为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积极分子，是广东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。

当我了解到吴炎妹是惠州市远近闻名的养蚝女能手时，我觉得她符合入编条件，便觉得决定去采访她。吴炎妹夫家姓方，其先祖于宋元末明初年间在赤岸村建居立业至今有650多年，主业靠传统养蚝和捕鱼、农耕。赤岸村人养蚝，一直都是靠传统养法，至1966年起，惠东县农业部门大力推广水泥附着器养蚝，从而逐步实现养蚝水泥化、立体化、蚝田规格化，使养蚝业趋向稳产、高产。

在县农业技术干部的指导下，1993年，赤岸村开始创建“吊养”新法，收到很好的经济效益，该村成为养蚝的龙头村。可是，1994年–1995年间，惠东沿海出现严重赤潮危害，致使考洲洋海域的鱼虾大量死亡。1995年8月间又遇第5、第9号强台风伴暴雨、特大暴雨相继袭击，惠东沿海损失严重，考洲洋海域鱼虾大量死忙。赤岸海堤决堤40多米。赤岸村很多优质蚝田变劣等蚝田。

在吴炎妹家里，她告诉我，1996年，她承包了村里一千多亩劣等蚝田养蚝。她当时心里也很害怕，就盼老天爷保佑，别再有强台风大暴雨，千万不要再决堤。否则一切都完了。我们也是靠天吃饭啊！

大胆的吴炎妹，通过引进广东省科技星火开发项目之一的筏式吊养蚝新养殖技术。幸亏，那年风调雨顺，吴炎妹养蚝取得成功。她的放养新技术，取得高产、高质、高效的成果，年收入150多万元。她还引导全村村民发展养蚝业。不但引导村民养蚝，还刻苦学习，不断提高养蚝技术水平，1997年取得县颁发的《农民技术员》资格证书。她将学到的知识为群众服务，受到村民的称赞和爱戴。1998年，全村新增养蚝面积2800多亩，人均收入4100多元。

唱尖米山歌的人

在溪美村古村落，我们看到满面笑容的村民坐在榕树底下纳凉，他们或聊天或唱“尖米山歌”。现场你一句她一句，争先抢唱，嬉笑打闹笑成一片。方村长说他们每天都这样，这是他们村的传承文化，自古以来就会唱尖米山歌。他们说，“文革”时期，尖米山歌被打成了“毒草”，没有人敢唱。至2013年，溪美村开展保护古村落活动，也恢复了唱尖米山歌的活动。文化站的同志说，尖米山歌流传至今已有三百多年，它既活跃了农村文化生活，又记录了村民的乡愁和生活的印记，是村民的心愿和爱好。尖米山歌通过比喻、对比、夸张的文学语言对静态或动态的描写，体现村民生活的改变。

在尖米山歌手方成银家里，坐满了七八个唱尖米山歌爱好者。方成银拿出他所唱的歌词记录本，记录着满满的一本。他说他十一二岁时去上山割草就开始跟着大人唱山歌，现在六十多岁了，可以说是唱了一世人了。现在有外来文化及新兴文化的冲击，尖米山歌民间文化正在一点点消失，所以唱尖米山歌的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，年轻人根本不唱。现在他们用本土方言演绎尖米山歌的形式，就是想以老带小，让尖米山歌代代相传。

不识字者唱《花笺》

在河潭村，更让我感到惊奇的，河潭村人居然用尖米话唱《花笺》。观周军村长说，和谭村人唱《花笺》原自清朝时期，村民都用尖米话传唱《花笺》，用手抄本或口头折段演唱，三百多年来传唱不绝。

在村委会，我看到了观德盛，一个不识字的《花笺》歌爱好者。心里更是惊奇万分。《花笺记》是明末清初广东弹词木鱼歌创作作品，全称《第八才子书花笺记》，59回。《花笺记》是粤调说唱文学唱本的佼佼者，在海内外粤语华人中极为流行。它由乡村走到城市，从民间传唱走上粤剧舞台，同时流传到铁涌一带。古时候村子风俗每个女子出嫁都要哭唱《花笺》，不唱哭嫁歌就意味着对父母不恭不孝，所以每个未嫁女必须学会唱哭嫁歌；村中有亲人离世，村民们都会用《花笺》的形式来表示心中的思念和哀怨；村民的先祖们在劳动时，如上山割草、下地劳作时，都要唱《花笺》；每逢节庆时更是对歌不断，所以一直流传至今，形成和谭村的《花笺》调非常独特和具有地方代表性，是现今仅存的流传《花笺》的遗留地。

正是如此，七十多岁不识字的村民观德盛，十二三岁就跟着爷爷观容全学唱《花笺》，一唱就是几十年。他是天生的聪明，能把《花笺》各段的主要内容折段记在心里，不管放牛、上山割草、上山砍柴，歇息时都唱。他还收了个也不识字的、但却唱得非常棒的女传唱者。尖米《花笺》歌，虽然听来只有一句歌调，但每乐句都包含吟诵、咏叹，节奏平缓，令人心情能紧随歌如身在其中，原生态的气息尤如清风拂面。观德盛取其中的意思为村民演唱。大都是哀歌，听着会有心酸的感觉。

在各式娱乐活动日趋丰富的今天，《花笺》逐渐失去了往日的风采，因为现在只有60岁以上的老人在唱，也是后继乏人。观村长说，在新农村建设中，文化的传承正面临着断层现象，民间文化面临着退出历史舞台甚至消失的危险，传唱者担心忧虑重重。好在，国家对“非遗”的保护政策，让农村民间文化艺术得以传承和保护、让农村民间文化艺术成果保护有法可依，尖米话“花笺”重新在民间得以传承和保护。

造桥铺路的乡村郎中

我在考洲洋一带采访时，听到一个这样的传说。

有位乡村曾姓郎中，医道正直，处处为百姓着想。他一贯行善积德，但儿子却不长进，不愿学医且整天游手好闲，郎中看到不可救药的儿子大失所望，想到将来如果自己作古了，赚到的钱也会给儿子败光，于是郎中就把自己积下来的银两都用作了造桥铺路，村民感激不尽。曾郎中老了的时候，有一天他终于病倒了，生命垂危之时，昏迷睡了几天。晚上，他老婆看见有一支香飘到家里，她觉得很奇怪，心想家里没点香怎么会有香飘进来呢？正在纳闷，病榻中的郎中突然开口说话，他说是我回来了。他老婆听丈夫这么一说，吓了一跳，好像自己做了一个梦。丈夫已经昏迷好几天了，怎么会开口说话呢？她发现丈夫已经逝世，人们说郎中这是得道了。后来有个好吃懒做的痞子，以前看郎中在做好事，就断定他很有钱，便向郎中借钱，当借不到钱时对郎中心存恶意。现他听说郎中得道住进小庙，心中嫉妒万分，竟一把火把小庙烧掉，心想叫你死了也不得安宁。后来这个痞子不久也因暴病死了。村民都说这就是报应啊！千万不要得罪神啊！村民们又把小庙建起来，而且香火越来越旺。

诗歌

大洋湾赋

□黄稔山

以洋湾胜境，绿水瀛洲为韵。平原迤逦，绿水汪洋。海陆潜升，成就一方。郡以盐置，湾以名扬。倘畅游于大洋湾，犹见昔之好风光。乃淮夷之旧址，盐渎之故邦。溯其洋流久远，湾绕源长。黎元之依赖，百业以隆昌。乃有飞檐斗拱，画栋雕梁。滨海之湾，何妨放舟扬棹；平原之地，但可信马由缰。渔耕之机，无边沃野；洋湾其大，更利行商。湾中帆影来往，街上风物琳琅。闻其人安则地旺，业兴则国强。更赞地杰人灵，一湾百径。煮海之夙沙，盐渎于始定。观淮戏以杂技，自是高才；追学派于泰州，更多雅兴。七子建安，千秋檄文以长留；三杰西溪，一篇骈记而独胜。水润而邑民安，风清而百业应。信是有司之匠心运筹，不惟自然之馈赠也。

自是江淮形胜，美丽洋湾。东临黄海，中隐仙山。西闻红樱于大道，东步青云于雄关。携侣来游，漫随逸兴；伴亲而至，信可披颜。但见千树俏舞，百花娇蛮。几座廊桥掩映，一条萦带回环。长堤静静，驳岸弯弯。千亩杉柳参差，悄梳峨髻；几方岛屿漂渺，疑割峤鬟。是以登瀛以望，碧水青圜。入亭则云瑗礓，听泉则水潺湲。更见风樯迅疾，船舶往还。乃叹尘世之忙碌，向林泉以悠闲。任无情之岁月，当有梦以瀛寰。尔其阁影新妆，涛声旧曲。桃坞于灼灼，蔬坪以沃沃。诗情寄于白鸥，逸兴举于黄鹄。吟哦几度，月好花繁；欸乃一声，山欢水绿。更有温泉水，兰汤浴。可归真，堪遣欲。依亭傍榭，七巧玲珑心思；弄月吟风，万般缱绻感触。鸣箫籁以振襟，赏胜地于游躅。则迷于大洋湾而忘尘俗也！

最是闲情偶得，胜日来游。可乘车，能漫步；欢坐揽，喜泛舟。海滨风情之赏，平原特色之洲。云轻而情眷眷，林茂则意幽幽。听鸣泉兮赏花瀑，步仙阶兮登瀛楼。揽斯境于九曲，骋彼目于四周。八斗才思，自当吟咏；一汪秋水，总在盈眸。更羡朝放行歌，夕随杖履。乃跨盐幻之门，常怀心情以喜。七彩田而若虹，千微园以凝紫。春则闻樱以醉，白发带香；夏而赏荷于池，黄童戏水。秋霜封宇于隔江，遥似天边；冬雪缀林以若屏，近如尺咫。四季而换景，足可陶情；一湾以奔流，堪能悦耳。则客醉诗中，人游画里。赞其生态自然，江山信美。更多走兽飞禽，何止汀兰岸芷。西溪通海之际，鹤舞飘然；孔园凫园之间，鹿鸣卓尔。莺燕之重归来，鸳鸯于初睡起。天远又看飞鸥，水清每闻跃鲤。蒹葭隐于鸟雉，河岫游以鱼鲔。共百景园以娱亲，问百花名而教子。享幸福能如斯，羡人生之若此。则醉于大洋湾而何忧，尽得天然于循轨矣！

是以一湾带动，百业显荣。追其人文历史，更显岁月峥嵘。乃得九州共瞩，四海闻名。洋河密布，精彩纷呈。或依地势而成，本多巧构；原依天然而筑，斯是佳城。繁多之绿化景观，齐口交赞；统一之生态艺术，众情同倾。立淮地如临于阆苑，游洋湾若访于蓬瀛。喜睹洋湾之俊况，欣逢盛世以和平。更有万世贻谋，千般憧憬。可参可悟，永宁之袅袅禅音；宜赏宜游，长街之层层灯影。持江南水乡之特色，添水上乐园之新颖。更盼六舟竞发之英姿，百里洋湾之特秉。乃赋而赞大洋湾，独得桃源之圣境也！